

韓非子解詁全書

十一  
十二

第13  
841  
6



門 4 13  
841  
卷 6

韓子解詁卷之十一

大正十五年二月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外儲說左

上旧刊有第三十二字史記索隱云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

原注凡六節茲連類比物隱括成文其詳在後補陳深曰一句為一義如纖珠細玉串成八寶孫鑛曰精隋同内儲而更增波折

一趙本

無圈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必子也

有術以御下明互作

時之誤

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

世高遠離故

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

道稱也弘廣不中用

其行身也離世

用故無

迂評道  
字句按  
下云皆  
道辨說  
文辭之  
言之道



謂長辨說者

用增問辨論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辨其觀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墨子其於仁義則大其遠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為木為謳癸築武宮大藥酒讀藥也古多用言讀用諫言也一明在迂評在聖主之以作

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

不以儀的為關變同言則射者皆如羿也曲義人主於

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言而長說者造說者猶飛耳長目

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言其所

入纖碎細微者非急務也荀子云君子行故李惠宋墨皆畫

策也讀李惠施宋鉅墨翟皆纖察微難論有迂深閎大說

非上恐脫而字

之遠人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讀言以畏懼震眩之狀也皆鬼魅

也言而拂難堅確言說之違非功也故務下鮑介墨翟鮑介

推四人名皆堅瓠也無用且虞慶詘也舊刊作拙非而屋

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讀言求

則必舍所學虛文而別有實用也

三夫挾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為其事不塞故父子或怨讎

傳譟作誚或取庸作者中山葉吳注此書取字多為與之善

者也讀為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揚言也原注文公欲

之與勾踐之稱如皇也原注如皇臺名也越伐吳曰吳故桓

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瘻實而吮傷讀創瘻則有實用吳



迂評  
寫為  
小通  
喻瑞也

且先王之賦頌鍾鐘當作鼎之銘言多皆潘吾之跡潘吾山名張榜曰潘  
當作番潘吾指常山蘇秦傳徐注常山有蒲吾縣正義華山  
番音婆又音蒲又音盤則作潘亦通黃氏曰抄引作播  
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原注晉文公  
目辭說也目讀為繁辭說者作此題目也增請許使學者而行  
宛曼於先王王以飾蔓延之說也或者不安今乎讀言韓子  
學者使行其蔓延無用之說於先也如是不能更也讀論他如  
王之世也或是或不妄於今世者也能變更則鄭  
縣人得車輓也衛人佐弋也原注衛人有佐  
摩之鳥驚而不射之子妻為弊袴也而其以者也  
事而語意過簡短且傳買先王之言有所為小而世意之  
大者言後世以為有其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  
大言後世以為

說當  
作談

世遠人亡今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  
不可得而知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也而謀先王  
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也而謀先王言以先王之  
累皆歸取度者也言不察於近而却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歛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  
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  
而不畜之於君讀言士雖勸名而君不能蓄其利故中章胥  
已二人仕而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  
痛足痺而不敢壞坐原注禮叔向也鳳卿曰壞坐不安晉國之  
辭仕託慕者言託詞景仰其入國之鍾猶言國之半即稱鍾  
相稱故為半義此三士者原注中章言襲法襲因則官府之  
增諸說皆非是



籍也行中事中適也中則如今之民也如順也言奉二君之

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法一作知令又何禮

之禮之當亡言非禮之且居學之士增學士國無事不用力

有難不被甲禮之則脩修畊戰之功耕下刊作不禮則周主上

之法原注周曲也也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

之威增屈公鄭之鄙人失其名故稱公晉語注威畏也人主

奚得於居學之士哉讀奚得不故明王恐主論李疵視中山

也言嚴亢之士不可安舉用也迂評作主

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詩小雅傳說之以無衣紫讀傳

說言說也即子產之一本授之非以鄭簡舊標一本鄭簡下宋襄

責之以尊厚畊戰尊厚畊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

下且為下走原注齊睡目原注魏與夫拊弊微服讀無傳孔

丘不知故稱猶孟原注君猶孟也民猶水鄒君不知故先自

戮辱也原注鄒君好長纓左右皆長纓鄒明主之道如叔向

賦獵賦獵功多者受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

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

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舊刊

字標注厲王擊警鼓原注楚厲王約百姓有警即擊鼓王醉

與李悝謾而和也讀和陣名軍門曰和周禮大司馬以旌為



文又孫子兵法兩軍相對曰交和

右經

傳

原注凡五事皆言學士善辨而無實用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

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

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增詮言訓舜彈五絃之琴樂記云舜作五絃之琴高誘曰古琴五絃

至周有七律如文武二絃為七絃也左有之琴二字歌南風之詩家語南風之薰兮可

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玄云長養之風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

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

處女子之色言形色不衰莊子緇約如處子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

臞猶未有益陳深曰為吏者法蒲阪圓云家語呂氏春秋韓詩外傳說苑並載宓子彈鳴琴不下堂而單父

治與此不同

楚王謂田鳩曰漢藝文志載田侯子三篇入墨家本注先韓子鳩依音通增道應訓墨者有田鳩者欲見

秦惠王周年不得見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墨子者顯學也顯言學術其身體行

也則可其言多而而字下文不辨何也曰昔秦伯嫁其

女於晉公子令晉讀令晉衍文為之飾裝從衣文之賸七十人升

未可謂善嫁女也舊集作文衣舊刊七作莊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

董桂椒之櫝讀櫝董桂椒也今按造櫝用桂椒之材取其薰也綴以珠玉飾以玫瑰

輯以翡翠舊刊翡翠作羽誤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

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辨說文辭之言道言人

有也字下  
而字作田  
鳩字作衣  
文作衣  
賤字作衣  
馬字作衣  
八字作衣  
舊字作衣  
舊字作衣

同傳字



其有

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一作論聖人之

言以宣告人若辨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直實直之義

云恐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

不辨原注凌注並云嫁女鬻珠以喻美其文而遺其實也旧刊連上不別授

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蜚飛弟子曰先生之巧

至句能使木鳶飛墨子曰吾旧刊脫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

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

歲數今我為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

巧為輓拙為鳶原注喻巧而無用也增墨子曰公輸子削竹

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鳶也三日不下公輸自以為

史斷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

君諸

不功利於人謂之拙列子云墨翟之飛鳶注墨子作木鳶飛

宋君與齊仇也原注蓋築武宮原注所以謳癸倡讀癸人名

射誓之謳射誓姓又贗於癸王召射誓使之謳行者不止原注

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并子章云如何也對曰王試度其

功癸四板射誓八板原注功多也今櫛其堅癸五寸射誓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六



廷評

寸原注入堅也今按言攝其築土堅密不能深入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

知其人而能已疾也已舊刊作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

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御覽

傳原注凡十一事皆言虛詞無實用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母

猴者呂氏春秋獵似母猴母猴似人漢書張晏注沐猴獼猴

觀之言方始也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增管子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一乘四馬也三乘五乘

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刺削

者山璠云考工記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注今之書刀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

然下

人也無以為之削讀極細雖欲作之而此不然物也然注不

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謀事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實

用一曰魏都賦注造沐猴於棘端注山堂好微巧之巧纖細衛

人有引此刊有作曰劉達注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刺像燕王

說之養之無文選注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文選注引觀客

為棘刺之母猴客曰選注作衛人曰臣人主欲觀之必半歲

不入宮房也不飲酒食肉兩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晏陰月令

所成列子孔周來丹與齊七日晏陰之間晚而授其下劍釋

文晏晚暮也圓謂亦闇字意列子上文云將且昧爽之交日

夕皆明之際此面而察之淡々焉若有而棘刺之母猴乃可

物存焉莫識其狀即此云晏陰之間也



見也選注無燕王因養衛人選注有不能觀其選注無母猴

鄭選注有有臺下之台者謂燕選注無王曰臣為削者也刊

脫為字選諸微物選注有必以削削之而選注無所削必大於

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舊刊有鋒難以治棘王試觀客之

削則選注有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刺之

端以削以理刊作客為棘刺之文選注客為棘刺之母猴何

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選注脫之因逃原注棘刺

兒說宋人善辨者也增人問訓見說之巧於閑持白馬非馬

也持執也守其說而不變也屬卿按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

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

增絕可藉  
虛辭篇  
下文非

命形故曰白馬非馬服齊稷下之辨者荀卿傳素隱稷齊之城

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漢帝紀顧山錢之顧案時關

其乘馬過關即收其賦稅不聽說之論辨也并子故藉之虛

辭藉藉口之藉增管子古者輕賦稅而使民勞藉歛荀子好用其

措又云厚措歛于萬民管子云君之藉取以正籍計戶籍而

取之也字又作藉管子又云厚藉歛于百姓監鐵論藉歛不

極言因其實而探之也則能勝一國下指稷考實按形不能謾

於一人謂關吏原注持白馬非馬也之說而齊稷下之辨者

易勝考實難欺增疑舉與本也揚升菴外集引作白馬非馬

蓋虛辭空辨可以勝一國考實案形不能謾夫新砥礪殺矢山璠云夏官司弓矢殺矢用諸近射田獵考



可陳本作

端又見矢人讀殺 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讀復去聲不能再中也列子鎬矢復  
此之謂復復如字呂子處方亦有此論 不能謂善射無  
 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說山訓矢之於十步貫  
此非 非昇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  
 易也有常儀的則昇蒙折逢字旧 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  
 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辨士繁說設度而  
 持之待字 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  
 以度而說其辨說悅 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  
 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養祿也世指本注喻

魚然無

爭年論

事年之智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  
 而客从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  
 不然之物物事 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察明 且人所急  
 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身身字 無歟安能使王長生哉列子說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  
 不決決非 以後息者為勝耳言久生者御覽其作有下有  
 客有為周君畫策者傍注筋也則與袂同旧 三年而成君觀  
 之與髹策者同狀原注髹赤黑色言不明也 三年而成君觀  
也原注非 周君大怒畫策者曰築十版之墻鑿八尺之牖而  
 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為臺下文虞卿 望見



御覽  
作狗易  
上有最  
字

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而陳深曰蓋可照視  
燈周君大說此此旧刊無畫筴之功非不微難也讀言纖微然  
其用與素髹筴同世楷本注言終既  
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  
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且暮罄於前讀罄盡也言能  
不可類之增山璠云類當作貌古作類因訛耳韻會貌類  
似也汜論訓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  
不世出而狗馬可見也案經云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則  
荀子云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涸蜀梁其為人愚而善畏明  
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涸視其髮以為立魅也皆  
而之比至其家者失氣而死汜論訓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  
見寢石以為虎也說山訓以束薪為鬼蜺而之類其意始  
合而傳載畫鬼魅事頗為不當然三都賦序注韓非所謂畫  
鬼魅易為好畫狗馬難為工乃知古本相承如此淺學所未

神覽  
作觀不  
准可下  
有也

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居士有道藝者之稱已見禮記增田仲陳

於陵不食兄祿辭仲子也見孟子又荀子作田仲注齊人處

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選注單

夫瓠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選注引作而微仲曰選注仲上

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選

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選注云

然其棄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

猶可棄之瓠也田仲若有所失慙而不對趙注堅瓠喻發光

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十一 十



十隨鮑焦墨翟之類此條與  
患施所稱魏王大瓠相類

虞慶慶卿古通通鑑前篇卿雲與條可証人為屋謂匠人曰

屋太尊崇同高也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椽生

不勝任則覆而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

卑虞慶曰不然諸本無虞卿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

輕椽燥則直以世刊本無以字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趙

注韻書辭墨也淮南子云匠人窮於辭無以為之而屋壞慶

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均然善也而後果敗言而作一曰此鳳卿按凡書一曰記異聞也虞慶將為屋

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

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

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連下文

范且增且睢通國策說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山云盡不於

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繫蒲反圓云角弓毛傳不善紐繫

弩定體之器謂未成三旬而蹈弦弦之也而一日犯機犯機謂

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恐上下范且曰不然

增亦疑伏繫一日而蹈弦三旬讀當作而犯機是暴之其始

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辨

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彊

之功而艷讀物本作豔乎辯說文麗之聲名是却有術之士而

任壞屋折弓也言人主信用乎有辯無術之人誣服有故人



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

以喻不知然經國之術

而士

即有術之士應人主字山璠云一窮乎范且虞慶者

本無士字士當作工大失文義

句別刊范且以

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

六十

字微一氣讀兩其字微之字看六微

人主多無用之辨而以

無易之言

常理之法言

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

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

折誤刊作

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

工匠也

讀言賤知術之人也山云合有工匠字字

不得施其

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

有術

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

主危

陳深曰愈多愈繁愈重復愈有味愈不厭妙在曲折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戠

戠切然至肉也

日晚必歸饑者

言歸家而食也

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

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

誠實也

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

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

慕而治疆者秦也

詐九

然而秦疆

一本刪秦強二字

而未帝者治未

畢也

言治術有所未盡也

傳

原注凡十六事

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

簡怒

子長而怨子盛

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

者皆挾相為而不周

盡也

於為已也

猶言為人

夫賣庸

賣恐買五

庸傭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

家謂家產也讀言務美傭

者皆挾相為而不周

調布而求易錢者

錢布皆錢也調布賦錢也易錢好錢也謂錢曰布見食貨志

非愛庸客



陳本無時二字

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

巧當作而正畦陌陌田畝為畦疇疇者疇田隴也時非愛主人

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讀云語辭備者此其養功

力主人厚養有父子之澤矣喻厚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

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越人異類以害之為

心則父子離且怨原注父子喻相為則相怨備工喻自為則

理此人全不迂濶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

也均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增伐宋無所考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臺增疑姑蘇字畫殘

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掘深池罷

苦百姓罷疲煎靡財貨靡靡通已以盡民力余來同刊脫為

民誅之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左傳注賈逵桓公

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嫁于桓

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

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

已楚之菁茅增杜預云尚書包匭菁茅之為異未聞案括

出包茅有刺而三脊不貢於天子恐脫者字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

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



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舊刊無天子誅之名

而有報讐之實原注上三事皆借名與師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

吳起吮其父之瘡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增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潘吾傳曰鉤梯也所以鉤引上

者刻踈人跡其上人也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

遊於此趙策吳注武靈王游於大陵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登黃華之山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為博箭讀博箭也華山

御覽見文  
百字

博臺作記者何不引此增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基十二故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為之瓊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刻瓊四面為眼亦名為齒二人互擲采行基基到處即豎之名為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又行三里望衛叔卿之博臺在別巔為峙不盡崖尺中如砥可坐十人屋南北繙繙也欲度者先握繙自懸崖中乃踞崖自汰令就繙不得繙還距崖自汰得而後釋所自懸繙也此即秦昭王使長八尺基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鳳卿案昭王追稱耳

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及國至河河黃令文選鮑照東武籩豆捐之選注引蓆

蓆捐之舊刊作蓆下同言令棄其出也手足胼胝玉蓆胼胝

面目鰲黑秦策吳注鰲黑色荀子鰲黑注鰲作黎者後



之言不令在前隊咎狐偃字子犯犯案夜哭喚起聞之而夜哭而夜哭大學作舅舅晉文公舅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友國咎音舅東武吟聞之注有犯字非

不喜而哭意東武吟注作不欲寡人友國邪舊刊邪作耶犯文選注作邪

對曰籩豆所以食也選注有而君蓆蓐所以卧也而

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有選注勞功而君後之

今臣有與在後音增說苑復恩作臣在所蔽之中矣有音又與

犯自<sub>知</sub>不得<sub>從</sub>中<sub>軍者</sub>以其<sub>手足</sub>面目<sub>胼</sub>  
胝<sub>鰓</sub>黑<sub>暗</sub>射<sub>有</sub>功<sub>勞者</sub>字<sub>或曰</sub>中<sub>字句</sub>  
中<sub>不勝</sub>其<sub>哀</sub>故<sub>哭</sub>

中申心也言恐失他功臣之且臣爲君行詐僞  
心故自訟選注哭下有之字互也言權事以反

國者衆矣言多其事也晉語云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惡甚多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

君治要有乎字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

振振袖也。廖文英云：振，頤奮之也。可擻，裳而擻也。趙本。

又作蹇。鄭風蹇裳涉溱。蹇內則不涉不蹇。注揭衣也。居衛反。字

高蹶邶風毛而置之也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

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增說山訓文公棄荏蒻後天黥黑咎犯辭歸又謂此也高誘注誤○林希元曰此章與左氏少異

鄭縣人讀鄙人也增依經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

御覽无<sub>二</sub>上其字迂

評卜子作乙子

何如夫曰象吾故袴<sub>象儀式也</sub>

妻子<sub>增山云莊子列子妻</sub>

魏晉以來謂妻為妻子皆得佚樂因毀新今如故袴今當作袴

御覽作鄭人卜子使妻為袴曰  
寫吾故袴事因鑿新袴為此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



對曰此車輓也俄又復原本作服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

對曰此車輓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輓今又曰車輓是何

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愚而不信人言

衛人有佐弋者增秦紀誅佐弋竭百官表以府有鳥至因先

以其捲麾之增字書音窵因考滑誓傳希講索隱希收袖也

李陵書張空券李奇云弓也字林音卷又原道訓短卷不袴

以便涉游短袂捲券以便刺舟注券卷臂也并子章曰捲繳

也鳥驚而不射也御覽作不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讀言其意

增此條不經見與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御覽作子以作失

夫以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增

記景帝曰魏其見長年飲酒不能醕則唾之亦効唾之增禮侍

者沾今自喜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辟以者反席而飲長

者舉未醕以者不敢飲注不敢先長者盡爵曰醕今按言見

長者不勝醕而唾之一曰宋人有以者亦欲効善則則刊無

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餘舊刊作飲山而欲盡之雖非

獻酬時亦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學者也治漢書治易治春秋之

也皇疏曰古人謂學為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曰治

其書治其經也是矣荀子曰治列子禦寇之言莊子曰治詩

春秋六經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增莊子北宮奢曰既雕既琢還反於樸

齊俗訓還作遂山云老子云常德乃足復歸梁人有治者動

於樸列子云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十六

高誘注  
呂覽曰  
樸猶本  
也



讀動作輒說所學也

讀舉事必文之也。舉行也。按。

曰難之讀故難之自言

琢也或曰文難

也顧友

人曰是何也對曰晝烹之

人刊  
以別  
下搜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

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原注之曰舉燭解也

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旧刊不疊王字大說

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舊刊無舉字增為衍字舉左傳注皆也學

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置當作買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

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

是所學書中語。  
陳深曰：愚而好

信御覽見鄭有以身買復者先自度足而置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及至市得復乃曰吾忘度及飯取之頃返市而盛不得復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復數無首信也另條具在欲已得作已見

傳四  
原注凡  
五事  
王登  
增王登  
知度作  
任登  
爲中牟  
令上言  
於襄主  
舊刊  
作王

下同。呂子作上。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計於趙襄子。是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

甚博君何不舉之王曰子見之讀言汝須偕來謁見于我也我將爲中大

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相室家老也。重列重爵也。增國語注。列位次也。今無

功而受非晉臣之意。言違羣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耳聞

也。目視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

呂子高注言耳登之名目登之實登之所舉豈復假耳目乎哉是耳目人終舊刊作絕非諸本呂子並作終

無已也。言一用躬親聞其人使之進賢則不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

言我親舉  
登命以爲  
令其所舉  
者亦猶吾  
聞見之也  
如是各白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十七



推舉其  
知則君  
窮於堅  
也

夫讀一日之間謁二人於君皆為中大夫也予之田宅中牟

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

叔向御座平公請事讀八字句言叔向侍公腓痛足痺轉筋

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

敢壞坐山璠云晉語悼公召叔向晉國之辭任託慕叔向者

國之鍾矣鍾舊刊作鍾標一作鈞言國之半也八說篇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歿絕氣恐已退冠因生蘇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不音還報曰中山可伐也

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見好倒所願蓋與車以見

此字  
注賢矣  
論例也

中山策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增鮑云頃者却不御也與之

書傾蓋如故索隱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

注文穎曰猶仇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仇抗君曰以子言

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

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上尚下士居朝山云互作則農夫

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陣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

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

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也一作之增武靈王九年滅

之吳氏云大事記據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謂周威公曰中

禁此亡國之風也居二年中山果亡若使賢

俊盛多尊禮無失則當時風俗安得至此乎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十八



明卿本  
作何  
作實  
作素

傳五凡八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任昉策秀才文昔紫

衣賤服猶化齊風注五素選注五不得一紫桓公患之無桓

字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

人奈何選注以上九五管仲曰君欲欲下折民無衣紫者何

不試勿衣紫也選注作君欲止之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

選注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吾惡紫臭

選注無二十字以上三十九公曰諾於是日即中莫衣紫其

明日國中莫衣紫選注作國中三日境內莫衣紫也選注無

史蘇代貽燕王書齊紫敗素也正義注引無告管仲三字自

誠作試一字餘與選注同而謂左右已下作公謂左右曰惡

紫臭公語三日境一曰齊王好紫衣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

評作  
國小

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傳官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

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而朝羣臣有

紫衣進者曰益當作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即中莫衣紫是

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荆晉二今城郭不完

甲兵不備舊刊作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

矣外睦四隣則無侵陵而守其內也已固矣內修政事而有

固雖小國猶不危之或云也君其勿憂危也是以沒簡

公身無患子產相鄭以下宜為別章見說苑子產相鄭簡公

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

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



之事不一言其所職繁多也或曰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

不輯睦亦子之罪國之不修相子有職職事也寡人亦有職各

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

街者莫有援也讀援枝而偷其實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及可反

也增呂氏春秋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注援攀也三年不變民無饑

也并子章云當作饑色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按涿水名有度篇云襄公方城

左傳泓穀梁宋人既成列矣成列軍陣已齊整也楚人未及濟右司馬

購彊左傳作目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

成列而擊之必敗涉河未濟而軍陳襄公曰寡人聞字恐脫之

一有曰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憫老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

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成列未成陣也今楚未濟而

擊之害義非義之所在也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

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為義耳君一人為義行衆不與焉言其無意國民

也公曰不友列且行法右司馬友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

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歿宋世家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据左傳其歿距

泓之役此乃慕自恐脫親仁義之禍慕虛名而夫必恃人主

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管下十人主耕以為上山

上當服戰雁行也焦竑曰服習於戰而從行陣之列今按服

也謂為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同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游以海

讀勃海也增以海晏子外編作菑徐安陵昭王碑注引晏子作淄說苑君道作菑而外儲

右注亦云景公與晏子遊於以海地形訓東方曰大渚曰以海注東方多水故曰以海亦澤名東周策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以海之上注以海揚慎補注即以海也

有沙海山海經無泉之山南望幼海揚慎補注即以海也

騎使從中來都也謁曰也嬰疾甚且以恐公後之速歸國

而無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驪子

韓樞御之煩且良馬名韓樞善御者名時為景公左行數百

步以驪為不疾棄轡代之御景公以韓風之御為行之可數

百步以馬為不進盡疑行釋車而志以煩且之良而字看例

見論語金仁山注論語曰而字猶與驪子韓樞之巧而以為

車志脫  
馬字

不如下走也不見說苑有異同張洪陽曰

魏昭王欲與官事

與預同言親聽政事也

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

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

讀簡策也

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射親其政柄而欲為

人臣所宜為者也睡不亦宜乎

見國策增史記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恐乃如魏

魏昭王以為相案外儲右下一曰

田嬰相齊一條合移次此章之下

孔子曰為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圓水圓

荀

君者繫也繫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

鄒君

鄒邾同聲轉

好服長纓增任昉策秀才文長纓鄒好左右皆

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

對選注有曰君好服選注

百姓亦多服是以貴

選注作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選注

御覽  
服字作  
左右皆  
作長纓  
纓甚貴  
餘同注



有鄒字。國中皆不服長纓。以下韓子斷語也。君不能下令為百姓服

度以禁之。言新定百姓之制度。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鄭玄曰：戮猶辱也。山云：蒞蒞蒞並同。鳳卿曰：漢文尚不建衣服之制度，宜哉。當今昇平，尚服制不章，噫。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讀定獵受獸多，少如征

百事晉語。賦職任功，注賦授也。山曰：獵當作祿。字音轉訛。晉語叔向為大傅，實賦祿八萬。賦祿者，稱其功。賦如呂子有度。

賦兵外儲。右賦十孺子，謂分配也。鳳卿曰：世俗尚平等，故功多者受薄賞，故人欲立功。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舊刊無字。申子曰：法者見

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受授也。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

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不

也。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任之。誤增策注：言官也。昭侯曰：非

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乎？亡，問詞也。

無乃也。申子辟舍請罪。韓策：作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

道乎？又亡勇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

視次弟，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莫

聖人也。鳳卿曰：以申子治韓之功，不能蔭一從兄。韓昭亦少

恩哉。宜哉，其不王也。是所制於為法者也。申子為法受戮，昭

侯御臣失術。傳六原注：凡八事皆論信。晉文公攻原，累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

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城原

中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

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

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



文公別

今按事也

是預聞救  
荒之術故  
對云亦若  
直達國軍  
而聞其節  
別有所答  
也

評

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

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事見左傳僖廿五年呂氏為

晉文力足以拔原不須此行而舉原故重信罷兵若伐秦楚

豈奚必信乎十日哉城濮之役棄雍季之言用舊犯之謀者

無佗彼知其力不敵也是故尚詐後文公謂舊刊謂箕鄭晉

注云晉曰救餓奈何餓當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卑之尊

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喻百事不怠信事使民則不失天

時百姓不踰偷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言善政使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誤返而御食于君

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登令人

求故人故來方與之食兵志所謂三軍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增魏策吳注虞人孟明日會天疾風欲

遽遇風雨羣書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句治要無以風疾

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治要作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自往罷

曾子之妻治要無之市其子隨之而泣治要無其母曰女還

女音汝諭其子令還家也增引讀書顧反謂母適為女殺彘

甘言以還顧反三字一意不可從論子還適市來治要適作道由也言及自市飯家之曾子欲

捕彘殺之以實妻止之曰治要作特與嬰兒戲耳妻惜其彘

也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謂治要無此一句小兒信嬰兒治要

字非有知也童蒙不辨其待父母而學治要有者也壹

是非有知也童蒙不辨其待父母而學治要有者也壹



為聽父母之教子從母命而反塗今子欺之母還家終是教

子欺也父欺子治要無此一句而上累子字一本不信其母

按讀言聽受欺子非所以成教也遂烹臯也今治要無也字

楚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

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

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申明而民信之增與周幽王

李悝警其兩和曰周禮夏官大司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注

謹警敵人且暮且至擊汝口教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而和

懈怠舊刊急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

不信患也不信下恐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

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讀

字疑衍文按誦令兩和相競左和謂右和既上俾於是皆爭

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誤其言以告而知

也言倒言反辭衛嗣公使人為關市原衛作惠以音關市阿難之阿阿誤或

誰因事關市以金關市吏作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

客過而予汝金因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見上二條

錯誤在此此迂評作謹

刊刪此二條

鳳卿按秦策  
甘茂攻宜陽  
三鼓之而卒  
不心鮑注卒  
去也上犹前  
迂評  
至字

子多入  
高注嗣君  
衛平侯之  
子秦惠其  
子景



日刊有右  
傳二字

韓子解詁卷之十一終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十二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外儲說左下

旧刊有第三十三字  
陳深曰比類整飭可誦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

旧注罪當故不怨也

跖危生子臯

原旧注臯雖刑之有不忍

之心

跖者懷恩報德危跪通生治也

以功受賞臣不德君

旧注功當故不以爲德

翟璜操

右契而乘軒

原旧注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慙讀言其心不

公仲曰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注左契待合而已  
右契可以責取案田齊世家執左契以責於秦韓左合作右  
傳寫誤山璠云曲禮獻栗者執右契注契券  
要也右爲尊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襄王不知注不



評林

知功當厚賞也。故昭卯五乘而履屬。日注：卯西却秦，東止齊，功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功大。

賞薄猶富人，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茂卿曰：夫誤而履屬也。

文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王，貞信不誣人，故東郭牙議管仲。

二恃勢而不恃信。原日注：恃勢則信者不信，恃信則有信者不信。故東郭牙議管仲。

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日注：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為原舍，必不叛我，軒曰：人主不以術御臣，而恃其不叛，其若故有術之士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

有駁行，必得所利。原日注：駁行，不自白而駁，難者原本注在駁行下。簡主之相陽虎

主以術御之，盡其用而趙幾霸。哀公問一足，舊注：問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讀言：以此為是也。注：非原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作履左右無可使者，是亦欲不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

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原日注：朝堂當莊，燕則故終身莊而遇害也。據傳文：孔子食桃，簡子或席費仲說糾匡倩論儒數條不見，經中陳深曰：缺文豈是欤？今按朝廷貴莊，燕問宜肆然，季孫造次不離矜莊，却遇賊何也？以其無術御下也。注：迂。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原日注：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利雖神不行，況不神乎？

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原日注：當罪而譽，當賞而毀，堯如夫為門而不使入，讀雖有門而使入，譬下之善惡不

亂之所以產也。日注：門不使入，利不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

委利而不使進。便計也。日注：與利不進，不如止也。

亂之所以產也。日注：門不使入，利不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

委利而不使進。便計也。日注：與利不進，不如止也。

亂之所以產也。日注：門不使入，利不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

委利而不使進。便計也。日注：與利不進，不如止也。

亂之所以產也。日注：門不使入，利不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

委利而不使進。便計也。日注：與利不進，不如止也。

亂之所以產也。日注：門不使入，利不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

委利而不使進。便計也。日注：與利不進，不如止也。



聽譽者而明察照群臣則鉅不費金錢

原旧注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按君

明則臣不待賂而進也

辱不用玉璧

原旧注辱用玉以魏主西門豹請

復治鄴足以知之

原旧注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復治

害猶盜嬰兒之矜裘與阴危子榮衣

原旧注盜者子不耻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

謂者兒不耻其父阴以阴所著衣榮人所誚媚為非猶是讀矜裘盜人之子以其父表矜示人也榮衣則者之子以其

父衣為榮不愧也

子綽左右畫

原旧注左畫圓右畫方必不得俱去

蟻驅蠅

原旧注以肉餽蠅作去蠅以魚去蠅則蠅蠅愈至喻温言訓左右諭誚安得無桓公之

憂索官

原旧注公聽左右索與宣王之患驪馬也原旧注王

者竊芻豆但患馬驪也增據傳王當作主注同按據傳桓公置吏事不經見蓋缺文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勸賞

旧刊勸觀非寵光無節則臣

下侵偏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

旧注獻伯為相妾

故非其太逼下增傳闕雜記孔子曰管仲饒簋而朱紱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

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下不僭上上不逼下此語宜補此傳

叔孫敖

當作孫叔敖旧注仲有三歸以其太儉而出入之容變讀出

入不足也謂儉者侈者容兒自別而仲尼刺之則同也

陽虎之言見其臣也

說薦其君也

簡主之應人臣也

一本無失主術原旧注虎言居齊已有三

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言其舉非之譬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

欲則人主孤群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

武之賢解狐之公

原旧注此二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

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教國也

原旧注主云所舉害已與枳棘者同當辭此反教人為私也



國人所當  
封人古本  
誤作邦漢  
字又更國

接注當作  
四事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

子之用杖原注武子文子父子好直言武子曰夫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今按文子子國共為私而言不

為國子產忠諫子國譙怒原注子國怒曰夫忠諫者必離於群臣而又危難於父也梁

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舊注車為鄴令其妹犯法謂之趙公以為不慈免其官也管仲以公

而國人謗怨舊注仲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謗也今按梁車管仲為國守法而不為私者人反非之

右經

傳原注凡五事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家語作士師則人足所

踞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裁用字字下文謂田子方曰方之類欲

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家語云郭門

踞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踞危曰

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踞子之足是子報讐之時也舊刊讐作仇迂評

有怨字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踞危曰吾斷

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

令說苑纂註傾側法令反覆法典也先後臣以言先後謂保護也燕策莫為臣先後者注為之助也

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慨疑形

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

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舊注踞者行步危故曰踞危也說苑此下有孔子曰善為吏者二十三字

劉辰翁曰蕩然薰人心謂非殘刻吾誰信之按語云伯夷叔齊古賢人也夫子不為衛君明矣此云孔子相衛者此時孔悝作亂逐出公輒偶因同姓致誣妄耳子羔事見左哀十年又人間訓楚上蔡令子發事相同疑一事異傳聞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原注既乘軒車又有輕騎說苑作乘軒

林則



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簞席其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

而避之則徒翟黃也原曰注徒獨也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

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

中山憂欲治之言欲治中山而無其人故憂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

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增蓋也卯魏策注淮南子孟卯注齊人案策云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孟卯使張倚說

趙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又云於卯說秦王出兵東擊齊亡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略地

二十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

之以五乘將軍原曰注養之卯判有以五乘使為將軍賞之薄也卯曰伯夷以將軍葬

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

也罷罷

軍葬是手足不掩也手足不掩謂不為葬埋也天下曰之懸斷之辭增此寓言非實有此事也己功

厚而養祿薄猶伯夷高節而葬以卑官也莊子云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且周初未有將軍之號寓言可

知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

履躋原曰注贏利也謂賈者贏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

惡一乎圓曰虞卿傳注躋草履也音脚勝當作勝秦策贏勝履躋負書擔囊吳注一本贏勝是倫追及纏繫字通用易贏

其角疏云揭纒纏繞也釋文鄭虞作纒張作繫詩采芣邪幅在下注如今行勝也偏束其脰自足至膝故曰在下疏云說

文勝絨也名行勝者謂行而絨束之也躋經作躋通用今按旧說為是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繫者平量者也吏

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山璠曰此條卅六字當移別危生子皐條下家悟說苑可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二 五



士始見

少室周者

晉語韋註

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為趙襄主力士

晉語

襄主作簡主

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

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

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

原旧注有蔽賢之罪也

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

耕晉語作牛談

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

者騎當作驂

以臣多益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孫鑛曰此國語似勝

**傳**

原注凡五事論人君用人

齊桓公將立管仲

說苑善說作立仲父令

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

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

說苑作善我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立者

公曰

寡人立管仲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

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

說苑為

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

增君若之訛字說非

知能謀天下斷敢行

大事君因專屬之以

旧刊無以字

國柄焉

說苑作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

可奪也以管仲之

旧刊無之字

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

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見說苑大同少異一本無以相參三字

晉文公出亡箕鄭

內外傳作趙衰

挈壺餐而從

列子釋文餐音孫水澆飯也按挈提也

迷而失道與公相失

不相遇也

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

山璠云寢當作

忍增與寢同言稍稍至饑也鳳卿按餓而至寢也諸說皆非

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

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二

六



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寺人拔也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

知物本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

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言吾能設

法制戒備則臣下無有欲叛者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此邪臣觀

望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魯定公九年陽虎奔晉趙簡主迎而相

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

務守之原旧注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此下記者

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彊幾至於霸陳深曰馭得其道狙詐作使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

孔子對曰不也不否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

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

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而如固足矣一

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

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

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見呂子察傳風俗通增莊子云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家語山之

怪夔史索隱一足獸也按此物因與夔夔一足之說而得

名耶今按堯臣取獸名自名後世誤混起此問增說非是

傳原注凡七事雜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舊刊作虛群書治要作黃鳳虛下有

而字山世璠云當作鳳鳳呂子不苛為武王事戰繫解繫一作係羣書治要作文王

右顧無可令結係文王自結之大公曰君何為自結係文王



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者也。不載晉文公條。

自結太公望。治要無望字。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上。上字，當在君

上，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

也。一曰：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

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原曰

有德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原曰：注，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

與居皆其所侮也。原曰：注，材輕且侮之。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

是以難之也。無錫王達景仰撮書引此事，作至黃竹之墟，不審其據何作黃竹，增五雜俎，文王伐崇，至鳳凰

之墟，而微係解，武王伐紂，至商山，而微係解，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而履係解，皆一事而異聞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

敗之及也

原曰：注，暫廢其於莊也。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相與怨之。遂

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老子作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南宮敬子。此上宜有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

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說苑尊賢為齊桓公事。近優

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言得志於天下。

也。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

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侍坐也。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增家語子路初見有

曰：請用。請用，命食也。邦俗問人嗜酒，字，請用，否曰：用酒否？義蓋原于此。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

左右皆拊口而笑。批本拊作掩。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孔子集語引此，無者



之二以雪桃也王肅注雪拭也鍾人傑曰仲尼對曰丘知之

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謂黍盛最果赫有六

廟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莢玉篇有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

也核曰果無核曰莢家語作果屬左傳使巫以桃茢先被殯疏云茢是蒂蓋桃為棒

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赫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

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見孔子家語子路初見○此以下經文不見故陳深以經為缺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

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屨以履之原曰注屨所履席太

之也增屨夫美上而耗上原曰注言席美則屨又當美求美不已則居上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昌文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

不誅必為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讀義主下欠文字失

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夫人

不舊刊作欲凌本夫人不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

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紂雖不遇文王

齊宣王問匡倩宣王捨孟子信腐儒曰儒者博乎曰不也家

王之美稱世王大氏好小理窟

斷案

師古曰倩

王之美稱

師古曰倩

王之美稱

師古曰倩

王之美稱

師古曰倩

王之美稱

師古曰倩

王之美稱

師古曰倩



五儀說苑君道為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

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

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

為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

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

不鼓也宣王曰善或云此下仲尼曰與其使民誦下也寧使

民誦上原注誦下則朋黨誦上則尊敬莊仲虛曰似家語口

鼓瑟匡倩之說無替甚矣又曰後世儒者不知斯文為治國

之禍當今學士疏注經傳亦有類此者意

傳四原注凡七事雜論人君用臣詎者齊之居士居士處士也居士之号起於商周之初本書曰

太公封於齊有居士任商華仕昆弟曰吾少臣天子不友諸侯禮記亦云居士錦帶經文作鉅山璠云呂子云墨者有鉅者腹薺又云墨者鉅子孟勝莊子以巨子為聖人屏者魏之居士張耳傳吾齊魏之王屏王也

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

入仕也略左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

原旧注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通雅史記禹會

諸侯江南計功命曰會舊會計也周有司會歲會月要日成士會法曰要會者士師歲終正要會定計簿也正字通曰上

計漢制羣國歲時上計師古云若今諸州計帳凡郡國皆主治民常以春行所主縣勸農救乏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

論課殿最歲盡遣詣京師上計上計者奉上戶口錢穀之數也又武紀受計甘泉宮注受郡國所上計簿也君收

其璽言免其職解印綬也魯語注璽印也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二 十

惡讒也



世主不敢  
復與之故  
終不曉左  
石之譜

御覽引卅  
作齊有盜  
狗子與胡  
跪子相裕  
盜狗子曰  
吾父之裘  
獨有尾胡  
施子曰吾

父冬夏獨  
有一足袴  
鳳卿按足  
袴倒置言  
有一袴能  
久用故足  
也

世主多此  
患

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

謂治鄴不得宜也增不稱君意

請伏斧鑕之罪文公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歛百姓急事左

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

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

陳深曰豹言可為懷

懷惟如是此良吏所為泣也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

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

舊注不受豹所納之璽也山世璠云說苑政理為晏

子治東阿事

齊有狗盜之子與則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

尾

原旧注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物云是其所著裘像狗以偷故有尾註非

危子曰吾父獨冬

恐

不失袴

旧注則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增史記孟嘗君客有能為狗盜者夜為狗以入秦宮

藏中金谷世雄曰論衡云世有衣狗裘為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

言心不兩用手不並運也呂子功名篇右手畫

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

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陳深曰蟻慕肉蠅逐

臭人慕富貴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眾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

右之請因能而受祿

受當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

莫訓君

何患焉

政治則官多而人不足政廢則人多而官不足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懼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

騶盡粟以食雖

恐脫

無肥不可得也名為

舊刊多與之其實

少雖

恐脫

無懼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

猶袖手也而患之



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

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肅，揖。古通用。左傳：肅使者，曲禮：肅客是。

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太行，墾草，仇邑。」原，旧注。

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墾，仍當作初也。秦策：大夫種為越王墾草，叙邑，辟地殖穀，注墾耕叙造也。新序：仍作叙與創同。

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甯，威。當作甯。威，請以為大田。

慎丹鈐錄曰：由與農通。呂氏春秋：管子曆紀皆云：堯使后稷為大田，注：大農也。或曰：古農作由，農，譌者也。三軍既

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為大司馬，犯顏

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

霸王夷吾在此。」英雄口氣，與孟子今世治天下者，舍予其誰欤？一般見呂子勿躬新序雜四此與晏子對

景公語相類

傳五凡十事皆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

二味，坐不重席，內舊刊作晉，增室或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

出不從車。增左傳：襄五年，說苑反質並為季文子事。叔向聞之以告苴賁皇，晉大夫

賁皇非之。陳深曰：獻伯之儉，可以勵民，何必以法繩之也。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

也。」謂出其分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廖文英曰：朝廷授官職曰拜，史趙充國傳：上廼拜侍中，字

信也，並不載，昉周時失考。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

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不

秣馬，班白者多徒行。」趙岐云：班白者，頭白，班班者也。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

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苴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



儉也助吾儕荀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

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

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趙世楷本

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國家無事以給朝參之用今亂晉國之政乏

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原旧注言亂制當誅

之故曰不可與也按論語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

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

疎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一曰管仲父出

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原旧注自朝歸設鼓庭有陳鼎家有

歸東周策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說苑管仲故造三

不知何據其所以名以三歸之義不可知也或據說苑為據

左右中立之義或據晏子春秋賞之以三歸謂併車乘之賦

歸諸私家賞之厚也其制蓋有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

三歸金仁山引算法皆無的據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

禮器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稅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

先人豚肩不揜豆滌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山云又見

難一及說苑尊賢

孫叔敖相楚棧車原旧注柴車也增說苑晏子衣緇布之衣

小戎倭收傳倭淺收軫也小雅有棧之車傳役車也疏庶人

荷車也又周禮士乘棧車注不革鞅而漆之也列子乘其革

輅釋文左傳云柴車也列子又云驚馬棧車楚世家革露藍

蕞注引服虔云革露柴車素木輅也釋文晏子春秋及諸書

皆作棧車謂編木增列子食則粢糲釋文糲



米不碎史記曰陳平食糠粃孟康曰麥根枯魚之膳冬羔裘

夏葛衣面有饑色舊刊則良大夫也其儉逼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

人皆為令尹讀縣令也增金谷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

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周語

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

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

君子慎所樹增說苑復恩枳棘作疾藜七命注引韓詩外傳

樹德簡主曰春樹桃李夏以得蔭其下秋以得食其實今子

所樹非其人也陳深曰虎所樹者魯三人齊三人皆不忠於

評目樹  
間有美字

虎而忠於公簡  
主答之失言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原田注趙齊

傳文帝曰河東吾股肱郡長弘曰三國可疑按三當作吾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

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讀刑當作邢山璠曰呂氏去私

又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

公曰非子之讐乎曰私讐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

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禮記趙文

然如不勝衣其咄咄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趙武所

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言其所舉之

國所舉而非私德也士皆知武為



平公問叔向曰

上文

羣臣孰賢曰

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

原

注向武之屬大夫旧刊黨作然誤鳳卿曰師人猶宋時舉將也新序作子黨於子之師也師當作帥武立如不

勝衣

言如不出口也

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

原

注稱叔向故得意言各當其材也注有缺文鳳卿曰意字可疑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

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

禮記疏謂臨死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

臣敢以為

賢也

解狐薦其讐於簡主以為相

相字昉見於周時

其讐以為且幸釋已

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

當之也夫讐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

私怨不入公門

旧刊有

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

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

初也

說苑咎犯薦虞子羔為西河守文公問曰非子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讐也虞子羔往謝之咎

犯曰薦子者公也怨之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左傳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

使為相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晉語趙簡子將罪尹鐸郵無正諫簡子

乃反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如故焉皆人異而

事類矣今按治要作解狐與邢伯柳為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為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讐乎對曰

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讐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為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

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目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

欲買之也

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增言愚

肉之敗而不知售之便也此不著經文宜著上篇卜子妻亡鼈條之下



聖牛之子  
辟且有角

看訪也

傳六原注凡四事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當有日字夫直議者

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增晉語范文子莫退

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擊之以杖折委笄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

於人臣讀介特自異也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

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群臣離於群臣則

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世多子國

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經文姊作妹荀子大畧篇柳下惠與後

門者同衣楊倞注呂氏春秋長利篇劉向新序雜事篇淮南子皆有後門字戰國策注後門期也家語及巷伯毛傳所謂

御覽八百  
四十九作  
露飢而泣

及恐反

御覽而作  
若

不逮門也趙策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注郭門後至不及其開時也按郭門之期制天明則開至暮則閉不許人行後

期不逮開時者必宿郭門之外太宰純罔白駒注孔子家語並失解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則其

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成侯亦一術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烏當作鳩而乞食烏

合作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達非及

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增言見用我且賢之

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言用賢使能論勞三之字婉句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314